Teachers' Dilemma and Subject Breakthrough in School Bullying

Zhao Kang[1,a],Shang-ming Wang[2,b], and Cai Chen[3,c]

[1]School of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China

[2]Nanchong Senior High School of Sichuan Province，Nanchong, China

[3]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China

[a]kangzhao168@126.com, [b]992695237@qq.com, [c]644593460@qq.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 Bullying prevention; Main responsibility.

Abstract. The basic fact that teachers are victims of school bullying has already existed.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of their survival dilemmas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prevent and control school bullying. In order to avoid the plight of school bullying due to social public opinions and their own cognitive limitations, teachers should adhere to the education plan, focus on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life consciousness; give full play to the teachers' leading roles in anti-school bullying activities; enhance teachers'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and improve their recognition and handling ability for school bullying; attach importance to establishing a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school bullying; use teachers as a link to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 By thes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ensure that teachers should tak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dealing with school bullying and promote teachers to become the terminators of school bullying.

校园欺凌事件中教师困境与主体突围

康钊[1, a ,*]，王尚明[2,b]，陈才[3,c]

[1]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南充 中国

[2]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南充 中国

[3]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充 中国

[a]kangzhao168@126.com, [b]992695237@qq.com, [c]644593460@qq.com

[*]通讯作者

关键词: 校园欺凌；欺凌防治；主体职责

中文摘要. 当前教师逐渐成为校园欺凌事件受害者基本事实已然呈现，对其生存困境的科学认知利于建设防治校园欺凌的长效机制。为避免因社会舆论和自身认知局限而陷入校园欺凌困境，教师应当坚守育人大计，重视对学生进行生命意识教育；充分发挥教师在反校园欺凌活动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增强教师自身的心理素养，提升其对校园欺凌的识别力和应对力；重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减少校园欺凌发生的可能；做好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工作。全力保证教师应对校园欺凌事件的主体职责归位，促成教师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终结者。

Copyright ©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2017年12月，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重要文件，从明确定义、有效预防、妥善处置、教育惩戒、长效机制和分工合作等六个方面提出治理校园欺凌的新举措。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校园欺凌事件进行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仅部分学生面临着校园欺凌问题带来的巨大威胁，而且少数教师也逐渐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校园欺凌事件对广大教师的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同时也必将降低或削弱他们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信心和热情。因此，正确认识教师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受害者现象并积极寻找解决之道理应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

2. 现实困境——教师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受害者

针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校园欺凌现象并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些学校独有的现象，甚至可以说这一问题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广泛存在，并且都意识到校园欺凌事件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都在寻求积极解决之道。对校园欺凌进行定义时，多主张校园欺凌应当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蓄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暴力手段实施欺负或侮辱而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恶性事件。正是因不少研究者将其研究视角主要放在学生身上，认为校园欺凌的对象就是广大在校学生，主张学校是防治校园欺凌的重要场域，教师成为该场域中防治欺凌的重要主体。马倩等研究认为凡是在学校发生的针对广大师生所进行的言语或者攻击性行为均可视为校园欺凌事件[1]。这一界定突破了将校园欺凌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学生个体或群体的范畴。应该说，此前的研究大都将教师置于学校管理和领导层面的位置而根本没有考虑当前学校教师同样面对着各种校园欺凌问题的伤害，这必然导致解决校园欺凌问题时片面强调教师的责任与义务而忽视教师的合法权益保障等基本事实。综观教师在校园欺凌事件中的种种现实困境，教师逐渐成为校园欺凌事件受害者基本事实已然呈现。

2.1 教师遭受人身攻击与伤害等欺凌事件时有发生

当前，学校教师遭受学生、家长或他人所进行的人身伤害或语言攻击等校园欺凌事件不断见诸网络和报端。如网络报道的四川成都“严夫人”斥责恐吓幼儿教师、河南驻马店西平县一小学班主任被学生家长逼得公开道歉、四川乐至某中学一高三班主任因在校期间教育多次违纪的学生，高考后遭到学生家长邀人毒打等事件。事实上，各种传播媒介对师生之间的各种恩怨情仇已然见惯不惊：教师视学生如同仇人般对其拳打脚踢的有之，学生对教师充满敌意结伴殴打甚至痛下杀手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发生在圣洁的校园中间的“部分学生群殴教师”等欺凌事件和现象，不仅完全超出传统意义上师生冲突的基本范畴，也超越了传统师生关系的应有之义，更突破了作为社会常人的心理底线。用“骇人听闻”这个词来形容这些教师遭受欺凌事件的性质之恶劣毫不为过。如果说教师收入相对偏低、社会地位不够高还不至于影响社会对教师教育的总体评价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话，那么教师遭受的种种欺凌可能已经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形成。有些学校公然出现部分学生或学生家长借故谩骂和殴打老师的现象，已绝非偶然和个别现象。面对极少数学生的无知和猖狂，教师的尊严不堪一击。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在遭遇学生或家长施暴之后，结果多半也就是学生及家长向教师表达歉意，或者给学生纪律处分等就算完事，学校及教师一般不愿向外声张或尽可能弱化此类事件的影响。大多数教师在遭受欺凌之后只能选择委屈求全而隐忍了事。当然这与我们今天有相

当一部分人对教师及其从事的职业所持的苛求心理有着密切关系。在片面强调尊重学生权利、保护学生尊严的同时，如果任由部分学生或家长欺凌教师尊严、侵犯教师权利的事情发生，那今后可能带来的危害及损失绝不仅只由教师群体自身来背负[2]。特别是当前教师和学生在接受社会监管与约束方面明显的不对等趋势造成教师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甚至可能助长部分学生的嚣张气焰。一方是谨小慎微唯恐处置不当可能卷入纠纷或者惹上官司的教师，而另一方则是无论犯下何种错误可能都不会受到责罚的学生。对教师管理学生方面的过多规定和过分的约束机制与对学生最大可能甚至是毫无底线的容忍和放纵，必然让学生由此滋生有恃无恐的思想观念。在这种不良意识的支配之下，当学生日渐成熟的身体和力量与青春期的激情冲动遭遇教师的阻碍时，学生群殴教师事件的发生也就可能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2.2 教师不断遭受网络欺凌伤害导致心理问题日益加剧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普及，传统校园欺凌行为已经从校园内外开始逐渐延伸到网络空间，网络欺凌事件同样不绝于耳。网络欺凌是指当前借助日益发达的网络设备与技术而对他人实施的欺凌行为，如借助互联网络、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及社交媒体等手段有意对他人进行骚扰或侮辱等伤害行为。当前，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也逐渐转向电话通信和网络媒体，教师和学生以及家长接触和使用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多。众多事实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极小事件或个人信息如果任由网络传播媒介而无限夸大则都有可能酿成一场灾难。不仅学生可能遭遇来自于网络不良信息的种种威胁，部分教师在教育或管理学生时因言语不当或处置欠妥而不断遭受网络欺凌的事件同样屡见不鲜。教师所遭遇的网络欺凌主要来自于那些认为教师对其处理不公或对教师有偏见的学生及学生家长、工作中曾经有过冲突、出于嫉妒或有利害关系的同事及其他社会人员，针对教师所进行的欺凌行为的方式主要有网络恶搞、邮件骚扰、语言攻击、暗地整蛊或发布各种不实消息等。早在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就曾发布多起有关教师遭受各种欺凌的报道，指出教师正在面临来自社交媒体的更多威胁和虐待。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如未经许可随意在社交媒体发布教师的私人照片或嫁接拼合照片并对教师进行恶意攻击；盗用教师的个人信息资料发布各种色情图片或信息致使教师不断遭受个人声誉影响等。有许多教师因长期受到网络欺凌影响而不断滋生怨气，严重影响着他们的教育教学效果，这从侧面反映出英国学生和家长在线欺凌教师行为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3]。网络欺凌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教师对自我的正确认知和自尊水平，并可能因此滋生对教师职业的厌倦感，甚至最终放弃教师行业，由网络欺凌事件给教师带来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更是十分普遍，个别受影响严重的教师甚至可能不堪其扰而出现自杀的倾向[4]。

2.3 教师对校园欺凌事件责任承担的现实尴尬与无奈

如果稍微对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校园欺凌事件加以关注，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校园欺凌事件的责任认定方面，学校和教师的处境十分尴尬和无奈——夹在社会舆论赋予的强势地位和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之间，责任和权利高度不一而显失公允。众多校园欺凌事件的涉事主角即实施欺凌行为者大都是尚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受《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条例的保护，难以对这些涉事学生进行实质性的处罚。同时，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地点一般都较为隐秘，教师自身和学校相关部门难于监管。加之部分家长对子女娇惯溺爱，过分袒护孩子，即便是孩子犯下大错，也总是想要把校园欺凌的责任推到学校和教师身上。部分学生和家长之所以频繁欺凌教师，是因为他们知道教师不敢还击，如

果教师还击最后遭殃的肯定是教师本人，所以在教师面前更加肆无忌惮。一旦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教师和学校无故担责，社会力量常常无端谴责教师，从领导到教师无不感到精神紧张和惶恐不安。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和日常管理应当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一方教育的缺失都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一旦校园欺凌事件出现，社会一边倒地指责教师和棒喝教师。诚然，教师应当对学生的教育成长及人身安全等方面担责，但一些本应由家长自身必须履行的教育监管职责不应完全转嫁给教师而成为教师的份内之事。这种一味地把所有责任都推向教师的简单做法也极易让教师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受害者。

3．主体突围——教师理应作为校园欺凌事件的终结者

针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应当建立在社会各界人士对校园欺凌的科学认知和具体行动基础之上。要从根本上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关键在于应当形成学校、家庭与社会的教育合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学校教师应当成为应对或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排头兵，正确认识并积极面对各种校园欺凌问题是教师的职业使命所在。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教师作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时也应当积极勇敢地面对并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我们说无论是对于教师本身还是从保护学生角度来说，教师都应当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终结者。

3.1坚守教师的育人职责和教育大计，重视对学生进行生命意识教育

要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事件，学校教师要充分履行自己的教书育人职责,认真做好学生成长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工作。美国政府特别看重学校教师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教育引导和预防校园欺凌问题的积极作用，重视对广大教职员工进行反欺凌培训和实践应用，协助学校教职员工做好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和行为干预工作；加拿大政府更是将预防欺凌工作内容完全纳入到学校日常课堂教学活动之中，要求学校教师在与学生的日常交流互动中认真贯彻落实学校预防校园欺凌的各种对策措施；法国政府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必须高度重视发生在校园内部或学生之间的任何形式的欺凌行为，并且要求教师积极采取措施对涉事学生加以有效干预和科学指导。特别强调如果教师亲眼目睹了学生之间恃强凌弱的行为，要务必采取措施帮助保护受欺凌学生并对其及时进行心理辅导以降低对他们的影响和伤害。校园欺凌具有极强的攻击性特点，并与暴力行为有着紧密联系，可以通过包括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和网络欺凌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综观各种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与行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校园欺凌行为主体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个体生存意义和价值认知不足，对生命极其漠视并缺乏基本的敬畏感。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实施个体，应教育引导学生学会敬畏生命并珍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要让学生充分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为学生提供较多接触自然的机会，在感受自然的同时感受生命的渺小与伟大[5]。学校可以通过开展专门课程、专题讲座或现场教学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生命意识教育、安全责任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让学生明确认识欺凌行为对他人和自身的危害性，引导学生做知法、守法的好学生，以此减少或消除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可能。

3.2 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在开展反校园欺凌活动中的积极引领作用

早在2016年5月10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就专门发布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对全面治理校园欺凌问题作了具体安排部署，明确要求学校和相关部门要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事件加强预防监管与有

效处理。学校可组建由分管学生工作校长、政教主任、专兼职心理辅导员以及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相关教师组成的校园欺凌治理工作小组，明确教师的教育管理职责，加强对教师的教育培训力度，引导教师科学认知校园欺凌现象，重视校园欺凌综合治理工的考评工作，充分发挥相关教师反校园欺凌的作用，与学校任课教师形成教育合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在校园欺凌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引领带头作用，因为学校教师是完成教书育人重要使命的直接承担者，也是应对校园欺凌问题的一线主体[6]。教师既要认真作好实施校园欺凌行为学生的教育转化工作，也要主动帮助遭受欺凌的学生走出心理阴影并正确对待学习和生活。国外学校的许多经验和做法也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如德国学校不仅配备了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政府还专门给学校安排接受过系统的校园欺凌治理专业知识培训的教师给学生、其他教师和家长定期举办相关讲座；芬兰政府积极推行“向校园欺凌抗衡”项目，项目组召集相关教师与校园欺凌受害者进行全方位交流，给他们以充分的安全感并全力支持受欺凌者走出心理困扰正确面对学习生活；日本政府在应对校园欺凌问题方面的工作更为投入，为学校设置配备了专门的生活指导教师加强日常生活管理，向网络欺凌问题较为严重的学校派遣专门的教育或心理指导专家，并通过给学校增加配置一定数量的辅导员和护理员来有效应对校园欺凌现象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3.3 增强教师自身的心理素养，提升其对校园欺凌的识别力和应对力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而带来生存压力的增加，许多教师同样感受到较大的心理压力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作为身负教育重任的教师更应该正视自己遭遇的各种欺凌和干扰，通过自我调适来保持自己的健康心理状态。教师应该正确估计各种欺凌事件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自身的心理抵抗能力，更好地面对各种现实问题。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教育教学或日常管理方式方法不太适合某些学生而引起这部分学生的不满情绪。教师不仅需要理智地避免可能因学生情感冲突而给自己带来的职业压力，还需要多和这部分学生进行有效沟通来得到学生的认同与理解，全力消除师生之间的各种误解或心理隔阂。同时，教师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学会科学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把一切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降至最低程度。当前许多学校教师对于校园欺凌概念的整体认知存在窄化倾向，对关系欺凌或网络欺凌等相对来说更为隐蔽的欺凌类型缺少足够的关注[7]。对风险预知不足导致许多教师面对突如其来的欺凌事件表现出无可奈何或孤立无助，造成自身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教师可能无法控制学生和家长的言论自由，但应该充分发挥网络资源等社交媒体给教师生活带来的积极影响，科学避免其给教师带来的心理压力。不管是学校教师还是其他个体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阻隔与外界的联系与互动，但教师应该充分意识到使用社交媒体特别是网络资源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或人员进行处理，而不是让某些不良言论肆意传播直至发展到无法掌控的境地。教师要认真学习有效防范和应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措施与方法，要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识别能力，不断提高自身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经验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努力践行教育者的神圣使命。

3.4 教师应重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减少校园欺凌发生的可能

教师对学生的积极期望与尊重理解以及对校园欺凌问题的科学认知，能为校园欺凌受害者提供坚强的精神后盾，也能有效预防并减少校园欺凌行为。校园欺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始终是学校的突出问题。教师要注意营造主体间性的良好师生关系，教育学生学会相互理解和尊重，引导学生既要讲究策略学会科学保护自己，又要有理有节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教师应当重视和学生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使学生由相对被动的受支配地位转换为与教师平等协商的地位，师生角色的同一性带来的便是角色的认同感，教师借此可树立较高的教师威信，促成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并有利于达成较好的教育效果。教师应尽量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理解中进行师生对话，教师如能充分理解和信任学生，学生便会理解教师进而理解同学。即便对实施了校园欺凌行为的学生，教师同样应当与学生在情感中交流对话，只有以情感为基础和动力的对话才能抵达彼此的灵魂深处，分享与感受学生的哀乐与喜怒，感知学生的情绪变化并及时加以指导，全面洞察学生心理并站在学生的角度帮助与关心学生。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对话建构良好的师生关系，这必然能够有效降低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可能，对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具有积极作用。

3.5 以教师为联系纽带做好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根治校园欺凌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以形成教育合力，特别是要形成政府支持、社会关注、学校与家庭密切配合、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的协同教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说，教师在消解校园欺凌现象过程中承担着预防者、发现者和惩戒者等重要角色，更应当在当前全社会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大好形势下,主动做好家校和社会教育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让欺凌现象在校园内外都没有滋生的环境，真正成为校园欺凌问题的终结者[8]。教师要积极主动地去讲解和消除校园欺凌带来的不良影响，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带动广大学生，积极为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添砖加瓦，尽全力减少或杜绝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同时，许多发达国家极为重视校园欺凌问题，在综合治理校园欺凌问题方面也积累了相对成熟的经验，这些可为我们当前的校园欺凌治理工作提供科学借鉴。如美国政府从法律制度到校园配置等方面形成了严格保护学生健康成长的完善体系，有专门的《反欺凌法》，严格学校内部监管，要求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学生家庭及教师共同制订并实施预防和禁止校园欺凌的相关政策；英国专门成立反校园欺凌校外机构网络，与学校内部教师治理校园欺凌活动密切配合，为学生及其监护人提供全方位的课程辅导和各种替代性教育服务项目；挪威等国家也特别强调学校教师、学生与家长共同参与全面预防校园欺凌并形成了科学的防治教育理论体系。事实上，学校教师所秉持的科学教育观和为之做出的实际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校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水平。

4．结语

终结校园欺凌的重任必然在于教师，学校教师要坚持育人为本思想不动摇，预防惩治校园欺凌不懈怠，紧密联系家校和社会形成教育合力综合整治不放松，积极营造和谐文明的校园生态环境，全面根治校园欺凌问题。

致谢

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川教函(2017)336号]教育科研重点课题：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及干预策略研究；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中小学校园欺凌问题研究（CJF170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1] Ma Qian,Xu Jie, Tao Xia.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and its Components of Regulating Bully Behavior in US School. *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 vol.10, pp. 49-54, 2016.

[2] Zhou Wensheng.Teachers are often Bullied. Who Hits Education in the Face?*Hefei Evening News*, 2006-3-27(C3).

[3] Li Bijing. Teachers Face Cyberbullying in UK, *China Education News*, 2016-12-16(05).

[4] Qin Lijun. Coping Strategies of Cyber-Bully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A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s Targets of Bullying, *Journal of World Education*, vol.4, pp. 11-17, 2017.

[5] Zhou Yawen, Liu Jiliang. Teachers'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Moral Education Eco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mpus Bullying, *Journal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4, pp. 465-68, 2017.

[6] Peng Yao. On the Role and Orientation of Teachers in Dealing with School Bullying, *Teacher education forum*, vol.4, pp. 41-43, 2017.

[7] Wang Qiran and Wu Huihui. The Awareness of School Bullying and Right Orientation—A Survey Study among Teachers in Shanxi Province, *Contemporary Youth Research*, vol.2, pp. 116-121, 2018.

[8] Song Qiang. The End of School Bullying lies in Teacher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2-22(04).